

官常典第二百五十八卷

公輔部雜錄三

揮麈後錄明清嘗得英宗批可進狀一紙於梁才甫家治平元年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曾魯公歐陽文忠公趙康靖作相參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閩沈存中筆談云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書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何如耳
國朝以來自執政徑登元台不歷次揆而升者薛文惠呂正惠畢文簡丁晉公王文惠龐莊敏韓獻肅司馬文正呂正愍章申公何清源鄭華原白蒙亨徐擇之沈守約葉子昂獨相而久者章子厚是也故其罷相制云爲之不置次輔所以責其成功後來秦師垣豈止倍其數耶前此如王文公蔡師垣雖信任之篤古今所無見之訓詞然中書右府各皆官備而未始專持柄權歲月之深如是秦得志之後有名望士大夫悉屏之遠方凡齶齶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官一二年卽登政府仍止除一廳循故事件伴拜之制伴食充位而已蓋循舊制二府一員伴拜不可闕也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視其職名恩

數奏薦俱不放行猶庶官云 秦檜在相位頤指所欲爲曹泳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鑑告貨壅莫
售日囂而爭因白之檜笑曰易耳卽夕命召文思院官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
夾錫樣鑄一縉將以進入盡廢見鑑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唯而退夜呼工鑄液將以及期富家
聞之大窘盡輦藏爭取金粟物賈大昂泉溢於市旣而樣上省寢無所聞矣 都堂揆閣前有榴
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不之間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
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蓋其機穿根於心雖猥瑣弗自覺 魏道弼良臣
與秦會之有鄉曲共學之舊秦旣得志引登禁路道弼恃其久要一日啟於秦曰某昨日不寐偶思
量得一事非晚郊祀如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內徙以召和氣秦曰足下今作何官道弼云備
員吏部侍郎秦復曰且管了銓曹職事不須胡思亂量翌日降旨魏良臣與郡出守池州已而罷去
世言秦有度量恐未必然也 熙寧初韓魏公力辭機政以司徒侍中判相州已命未辭忽報西
邊有警曾宣靖乞召公同議廷中神宗從之公辭云已去相位今帥臣也但當奉行詔書豈敢預聞
國論時人以爲得體元豐末呂吉父以前兩地守延安過闕乞與樞密院同奏事上親批云弼臣識

政自請造前輕躁矯誣深駭朕聽免朝辭疾速之任已而落職知單州其後吉父貶建州安置東坡先生行制辭云輕躁矯誣德音猶在謂此也 明清頃訪徐五丈敦立於霅川徐詢以創置右府與揆路議政分合因革明清卽爲考証以對徐甚以擊節卽手錄於其所編今列於後案唐代宗永泰中始置內樞密二員以宦者爲之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貯文書其職惟掌承受表奏於內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昭宗光化二年九月崔彊爲宰相與上密謀欲盡誅宦官中尉劉季述王仲元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陰謀廢上請太子監國已而太子改名鎮卽位十二月孫德昭董彥弼周承誨三人除夜伏兵誅季述等翌日昭宗復位三人賜姓李除使相加號三功臣寵遇無比崔彌與陸辰乞盡除宦者上與三人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者若屬南司必多更變不若仍歸之北司爲便上喻引等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等勿堅求於是復以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然唐自此亂矣朱梁建國深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爲崇政院而更用士人敬翔李振爲使二人官雖崇然止於承進文書宣傳命令如唐宦者之職今士大夫家猶有梁宣底四卷其間所載大抵中書奏請則具記事與崇政使令於內中進呈所得進止却宣付中

書施行其任止於如此至後唐莊宗入汴復改爲樞密院以郭崇韜爲使始分掌朝政與中書抗衡宰相豆盧革爲弘文館學士以崇韜父名弘正請改弘文爲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卽位以安重誨范延光爲樞密使二人尤爲跋扈晉高祖卽位思有以懲戒遂廢之至開運元年復置末帝以其后之兄馮玉爲之自是相承不改國朝因之首命趙韓王普焉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貳祖宗亦賴此以閩異同用分宰相之權端拱三年置簽書院事以資淺者爲之張遜是也官制舊典誤以爲鄧公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爲知制誥建言邊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以宰相兼參知樞密事今兵興宜使宰相兼領仁宗然之卽降旨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呂許公時爲首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富公方力爭會西夏首領乞砂等稱僞將相來降各補借職羈置湖南富公復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仁宗命以所言送中書而宰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時張文定爲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呂夷簡兼判樞密院事章得象兼樞密院事未幾或曰二府體例判字太重於是復改呂公亦爲樞

密使五年賈文元陳恭公同爲宰相乞罷兼樞密使以邊事寘故也有旨從之仍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議施行而樞密院亦自請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張文定復言宰相既罷兼樞密院則更不聚廳萬一邊界忽有小虞兩地卽須聚廳每事同議自是常事則密院專行至涉邊事而後聚議謂之開南廳然二府行遣終不相照熙寘初勝達道爲御史中丞上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達修保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夫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令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赦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神宗善之其後竟使樞密院事之大者與中書同奏稟訖先下俟中書退後進呈本院常程公事凡稱三省密院同奉聖旨者是也建炎初置御營使本以車駕行幸總齊軍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領之故遂專兵柄樞密院幾無所干預呂元直在相位自以爲有復辟之功專恣尤甚臺諫以爲言元直既罷政遂廢御營司而宰相復兼知樞密院事自范覺民爲始爾後悉兼右府矣秦會之獨相十五年帶樞密使至紹興乙亥會之殂次年沈守約万俟元忠拜相遂除去兼帶中書與樞府又始分矣

揮麈餘話裕陵懷韓魏公定策之勳崇德報功不次擢其子儀公忠彥登禁路未及柄用而魏公薨甚爲不滿故亟用曾宣靖之子令綽執事樞柄時元豐官制初行肇建東西二府俾迎宣靖入居虞侍之爲縉紳之美談後二十年儀公始相祐陵思陵中興興念故家所以富鄭公之孫季申直柔儀公之孫似夫肖胄相繼賜第爲右府又三十年令綽之孫欽道懷亦賜出身登宰席皆近世衣冠之盛事若蔡元長之於攸秦會之之於燭蓋恩澤侯不足道也 紹興甲子歲衢婺大水今首台余處恭未十歲與里人共處一閤凡數十輩在焉閣被漂幾沉空中有聲云余端禮在內當爲宰相可令愛護之少選一物如龍鼈其長十數丈來負其閣達於平地一閣之人皆得無它又三衢境內地名張步溪中有石里人號曰圓石有讖語云圓石圓出狀元圓石仰出宰相乙丑歲水涸石忽如圓鏡明年劉文孺章魁天下前歲大水石乃側仰而去年余拜相此與閩中沙合南臺蓋相似也

燕翼貽謀錄師傅保輔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師導之教訓傳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如周召畢公之子成王可以當是名矣漢之張禹孔光辱莫甚焉鄧禹其庶幾乎後世以爲偕官而序進之失其本旨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師傅保之稱此何義也子雖賢而可爲父之師傅保

平況有年方孩幼卽加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賈黯力陳其非四月丙午詔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順人無得而議宣政以後至以師傅保加之宦豎其悖理尤甚矣 樞密使拜罷與宰臣恩數等皇祐五年高若訥爲樞密使執政之時仁宗惡其奸邪特令舍人草詞罷以示貶黜其後皆以前宰臣爲之皆帶平章事罷政宣麻如故而自執政拜使者罷政不復宣麻踵若訥故事也

臚乘宰相稱號史傳載居相位妍醜之稱如漢袁盎呼申屠嘉曰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曰車丞相張蒼贊曰名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晉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俱曰真宰相唐盧懷慎曰伴食宰相蘇瓌蘇頤贊曰再世爲賢宰相關播曰盲宰相楊再思曰癡宰相本朝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筌相蔡確曰三旨丞相呼人爵之崇莫若秉軸淑慝之行皆得而議焉不可不謹也

齊東野語坡公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京師之貪汙不才者人皆指笑之曰你好箇司馬家文潞公留守北京日嘗遣人入遼偵事回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攬

取懷之有從其後以物朴之云汝司馬端明邪是雖外國亦知之豈止兒童走卒哉宣和間徽宗與蔡攸輩在禁中自爲優戲上作叅軍趨出攸戲上曰陛下好箇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箇司馬丞相是知公論在人心有不容泯者如此
喬文惠行簡嘉熙末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袞矣時皆以富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喪况味尤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袞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者憐之
紹興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檜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新州先是二十日車駕幸檜第視疾時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瘡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旣出呼幹辦府問何人爲此則答以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竄名軍中並緣功賞列得班行嘗監黃嵒酒稅秩滿到部注某闕鈔上省擒押勅顧見泳姓名問何處人省吏對此吏部擬注不知也命於侍右書鋪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公忘之邪泳曰昏忘實不省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與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絅二疋蓋微時索遊富人家得錢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疋曰此吾束脩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旣別

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卽秦秀才也沐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真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與謝伋嘗有隙台州之獄沐有力焉檜暮年頗有異志沐實預其密謀嬉本檜妻黨王氏子蠹駿嘗燕親賓優者進妓嬉於座中大笑絕倒檜殊不憚檜素畏內妾嘗孕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致侍郎兼給事中其兄一鳴弟一鶴皆位朝列沐嘗勸檜還一飛以補嬉處未果而檜死云此事聞之謝伋之孫直中興遺史所載則曹筠也與此頗有異同故詳載之

道山清話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爲相實錄國史皆載陶穀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言太祖親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於他處後不知所在旣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如前兩書今館中有其名而亡其書也頃時尚見其他小說往往互見今皆爲人節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廟記自辨劉器之爲其集之序

楓窗小牘丁謂傾意以媚萊公冀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尙祿祥每晨占鳴鶴夜看燈蕊雖出

門歸邸亦必竊聽人語用卜吉兆時有無賴于慶貧寒不振計且必死凍餓謀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當大濟耳幸無忘我慶拜而驅之老儒遂改子爲丁易名宜祿使投生于謂謂大喜收之門下皆怪問之謂不答第曰吾得此人大拜必矣不旬月而謂果入相此人遂以寵冠紀綱雖大僚節使無勿倚藉闕說不踰年而宜祿家十萬矣老儒亦以引見竟得教授大郡至今相傳不解所謂頃偶讀沈約宋書曰宰相蒼頭呼爲宜祿且復姓丁愈愜所念莫謂晉公眼不讀書也李文靖賢相也與張齊賢稍不協齊賢竟以被酒失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醒張相太醉此亦里巷之公論也

貴耳集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甲申生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自古罕有癸丑狀元陳亮死之乙丑狀元毛自知降第五甲丁丑狀元吳潛造闕後遺論四十年間有四申三丑之驗 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藝祖載諸太廟獨趙忠定特出此典故隨筆郤稱云不受相麻而除樞密使三洪家素知典故者亦及此未曉也 孝廟欲除張說簽書樞密事在廷諸儒力爭孝廟一日盛怒與周益公言朕將用花臂膊者爲樞密使益公答云臣敢爲

天下倡祕書省正字沈瀛當輪對一奏劄薦張說反不稱旨卽自免周益公後至宰輔沈正字止如此識見淺深亦足以卜前程遠近

鼠璞今人以宰相子爲東閣按公孫弘爲丞相開東閣不過招延賓客之地于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隱九日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由再得窺上言郎君乃令狐綯不言東閣猶是令狐楚之舊館東坡九日詩因引此事合而言之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此雖使令狐綯絕義山故事然東閣之閉閉于郎君何預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以郎君加于東閣下猶言宰相子也與汪龍溪云東閣郎君之未有用之皆無病今竟以東閣呼郎君豈爲父者不能顯招賢之責子得以盜其權耶

遊宦紀聞本朝宰相三入者四人趙韓王向文簡王冀公文潞公四入者止蔡京而已然其人不足算也

震澤長語文淵閣在奉天門東廡之東文華殿之前前對皇城深嚴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無敢至其地閣中趨侍使令惟廚役耳防漏泄也禁密文書一小匣在几上鑰之而不合大學士暮出鑰

其門匙懸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索也

雙溪雜記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爲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進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蹇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吳瑾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尙書王翱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

觚不觚錄閣臣兼掌部院非舊規也焦泌陽掌吏部不過數日季餘姚亦不過數日而已嚴常熟以候郭安陽得兩月餘嚴分宜徐華亭之掌禮部亦以候代故張永嘉之掌都察院未嘗不推代也惟高新鄭托掌吏部起而入與閣務趙內江亦遂兼掌都察院而局體大壞矣高以吏部爲鳳池至進首輔亦不忍捨出而斥陟入而報允真足寒心雖勉起故吏部楊蒲坂以塞人口不還其舊物而置之兵部亦可怪也此祖制之大變也 今上初重張江陵于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亦多不名

而羣臣卑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輔而已夫子之于父尚猶君前臣名故樂廢御晉侯而叱曰書退此禮也江陵沒餘威尙存冒官奏事欲仍稱元輔則礙新執政張蒲坂乃曰張太師至有稱先太師者蓋未幾而穢嘗無所不至矣

余少從家君子京師觀朝天宮習儀時吏部熊公

汝以太子太保居首工部甘公爲霖以少保次之兵部唐公龍以太子太保又次之若以三孤爲重則甘不宜讓熊若以部序爲重則唐又不宜讓甘蓋兩失之也其六部尙書雖加太子少保必以部銜定序第以皆正二品故耳而甲戌朝班則工部朱公衡爲太子少保以先貴據吏部張公漸上張亦無如之何蓋一變也

相傳司禮首璫與內閣刺用單紅紙而內閣用雙紅摺帖答之然彼此

俱自稱侍生無他異也近有一二翰林云江陵于馮璫處投晚生刺而呂舍人道曠云在制勅房侍江陵者三載每有投刺皆從本房出無所謂晚生也豈于致謝求托之際間一行之爲人所窺見耶相傳六部尙書侍郎大小九卿于內閣用雙帖報之單紅五部及九卿于冢宰用雙帖亦報之單帖余舉進士時尙然及以太僕卿入都則惟內閣報單帖如故而六部自仁和張公以下皆以雙帖見報矣余等于各部屬中書行人等官皆用雙帖往返不知起自何時殊覺陵替所費紙亦不少

余行部萊州而過故太倉守毛槧乃故相毛文簡公紀子也當文簡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忠廷和
梁文康儲爲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僅三指闊中云楊廷和拜而已梁公則稱契末或稱老友
余怪問之文簡豈二公門人耶曰非也毛公視二公僅後三科其答刺則曰侍生亦僅三指闊而已
三十年來次輔授首輔帖無不用雙摺者而首輔報之亦絕不見有直書姓名及契末老友等稱
故事內閣大學士肩輿出則六卿以上皆避而吏部尚書獨不避遇則下輿揖余入仕時聞莊簡公
猶守此與貴溪分宜二相偶遇而揖二相不善也莊簡去位夏涪縣邦謨繼之則避矣 余在鄆

日今馬中丞文煒时任荊州兵巡道爲余言前任某每江陵公之父封君某相訪輒于大門外一拱
而入令人擁其輿由中道進至儀門復一拱復令人擁其輿進至堂已從傍進見卽前堂延之正坐
而已侍坐送亦如之馬至第任其由甬道而執主禮如常自是封君不復候馬使人傳問而已又言
江陵時有賜及父母或誥命皆令家童私齋至家封君於中堂跪聽開讀子孫列月臺而道府乃又
列其下問作何處余謂此更不可示人其家敕也非敕道府與詔赦也但吉服至門俟宣畢而後入
賀可也馬深以爲然當亦如所云行之江陵聞亦不以爲忤 故事巡按御史行部必竣事而後

與卿士大夫還往當徐文貞公柄國日其父贈公在鄉賢祠時直指之陳姓者三日謁文廟畢卽謁贈公主子祠而後聽諸生講講畢卽造文貞第謁家廟設坐于堂拜之而後出一時他直指皆效之郡遂定爲儀注後直指溫見儀注大駭泚筆去之諭郡毋入此條而身行禮亦不敢廢嘗爲余言如此及文貞公謝政歸直指無謁鄉賢祠者而其訪文貞亦必待竣事矣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

庭參有跪而至于朝房私第及驛傳迎送則惟長揖而已內閣大臣雖尊貴無跪禮而江陵之奔喪所經省分三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謁然跪者十之六七未盡純跪暨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無不跪者矣

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

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老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而訣者稱老翁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今不可勝紀矣

內閣諸老縉紳于外稱呼亦不過曰某老先生而已分宜當國多稱之曰相公而華亭餘姚與同事則別姓以異之然不盡爾也至江陵晚年則直指稱曰老相公而他皆別

以姓矣

讀書鏡馮瀛王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輔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嘗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相權重固非好消息若權輕則叔向所謂國將亡必多制可不畏與 李沅爲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訛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于馬上蹶蹠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慚及爲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于輔臣又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也婦道也地欲耐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蝦蟇禪一跳卽倒耳 唐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仁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